

外国文学大系

伊加利亚旅行记(一)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6840.00 元(全 684 册)

第一章 旅行的目的启程

有一点希望读者原谅，就是我需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发表这部别人写的旅行记。

在巴黎拉斐尔德将军的家里，我曾经认识一位加利斯达尔爵七，1834年在伦敦又和他重逢；人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么高兴。我本来应该把他高尚的品德和情操作一番介绍，但是，这将有损他谦逊的美德。为了不违背他的意愿，我只能告诉读者：他是英吉利三王国中最富有的贵族之一，而且是极为罕见的美男子之一，容貌非常令人喜爱；然而，他虽然得天独厚，却并不以此炫耀。我也不准备介绍他那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和待人接物的和蔼可亲，我要说的只是：他自幼父母双亡，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旅游中度过；他热衷于探索问题，但是他所研究的不是一些无关宏旨的琐事，而是种种关乎人类福利的事情。

他常常痛心他说，他发现地球上到处人类都处于不幸之中，即使是在那些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人类似乎应该很幸福的地方，也不例外。他抱怨英国和别的国家一样，社会组织中存在着种种弊病；不过，他仍然相信他本国所实行的那种贵族君主政体是最适合于人类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形式。

有一天他来告诉我，他准备和英国一位最美丽、最富有的遗产继承人亨利爱特小姐结婚。当时，他看见我桌上放着一本装帧得既别致又漂亮的书，那是一位新近从伊加利亚旅行归来的友人送给我的。

“这是本什么书？”他边说边拿起书来翻阅。“多好的纸张呵！印刷得多漂亮呵！什么，这是一本语法书？”

“是的，是本语法书，也是本词典，”我回答说，“您该心满意足了！您不是常常抱怨语言种类太多，也不完善，妨碍了知识的进步吗？这种语言可是非常合理，很有规律，而且十分简单，它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读音，语法规则很少，而且不存在任何例外。所有的单词都是由为数不多的词根有规律地组成，词义又非常明确。这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极其简单，全都包括在这个薄本子里，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容易，任何人只要花上四五个月就能学会。”

“真的吗？这不成了我渴望已久的世界语了吗！”

“是的，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所有的民族迟早一定会采用它来代替自己的语言，或者与本族语同时并用。这种伊加利亚语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世界的语言。”

“可是，这伊加利亚究竟是个什么国家？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呀！”

“当然啦！它是新近才被人发现的，人们一直还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国家，这可是一个新的世界呵！”

“您的朋友对您谈过这个国家的什么情况吗？”

“噢！他一谈起这个国家就兴高彩烈，欣喜若狂。如果他的话可信，这个国家的土地虽然没有法国或者英国那样大，人口却等于这两个国家的总和。据他说，这是一个异常美好和充满奇迹的国度；在那里，道路完善，河流宽阔，运河四通八达；有美丽的田野、诱人的公园、舒适的住宅、可爱的农村和宏伟的城市；还有许多公共建筑物可以与罗马和雅典、埃及和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媲美。他还说这个国家的工业超过英国，艺术高于法国；任何别

的国家都看不到那么多的巨型机器；那里的人乘坐汽球旅行，他们的空中节庆，使世界上最丰富多采的节日盛会也黯然失色。那里的树木、果品、花卉、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十分珍奇可贵。儿童全都非常可爱，男子个个英武健壮，妇女不但貌美而且品德高尚。据他说，那里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犯罪行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愉快和欢乐的幸福生活。总之，伊加利亚真是上帝所许诺的第二圣地，圣经上的伊甸乐园，神话中的仙境，一个新的人间天堂……”

“您的朋友也许是位十足的幻想家吧！”爵士接过去说。

“这也可能，我也有这样的怀疑。可是，他却负有哲学家和学者的盛名；再说，这本语法书，这样完美的装帧，这样好的纸张和这样漂亮的印刷，尤其是这种伊加利亚语，肯定不会是唯一的奇迹，可以预料，一定还会有别的许多非凡的事物，不是吗？”

“您说得很对！……这种语言确实使我感到惊讶，感到兴奋。您能把语法书借给我看几天吗？”

“当然可以，请拿走吧！”

于是他若有所思地急急忙忙离开了我。几天以后我去看他。

“喂！”他一看见我就说，“您想旅行吗？我就要动身啦！”

“上哪儿去呀？”

“怎么，您难道会猜不着吗？到伊加利亚去呀！”

“到伊加利亚去？！您在开玩笑吧！”

“不！是真的。用四个月赶路，四个月周游这个国家，回程再用四个月，一年以后我再向您介绍我看到的一切吧！……”

“那末您的婚礼呢？……”

“她不到十五岁，我也还没满二十二岁；她还没有成年，我呢，还没有完成学业；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带着她的照片离开，只会使我更加眷念她……何况我急于到伊加利亚去观光。……您一定会笑话我吧。……但是我多么向往这个国家呀！……我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

“我感到很抱歉，我友人已经回法国去了！我可以写信问一下他去伊加利亚的详细情形，也许对您这次旅行会有一些帮助。”

“噢！不用啦！没有写信的必要，谢谢您。我不需要知道再多的情况了，甚至连您已经告诉我的那些，我都希望能够全给忘掉！因为，我想亲自享受一下接触新奇事物时的种种乐趣。我的护照、我钱包里的两三千金币、我的忠实的约翰和得自您手的那本伊加利亚语法书，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原来已经懂七种语言，旅途上再加学这种语言不会有什么困难。”

“要是有人说您是个怪人，是个……”

“是个疯子，对吗？”

“是的，疯子！”

“好吧！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这么叫我。我无非一笑置之，因为，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我认为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民族，我就高兴了。”

“您旅行中准备写日记吗？”

“当然要写啦！”

去年（1837年）6月他回来了，比我那位曾经被他称为幻想家的朋友，更醉心于伊加利亚；但是他病了，满怀忧郁，心灰意懒，生命垂危。

我发现他的日记（因为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非常有意思，经历的事情动人心弦，所以我极力劝说他把日记出版。

他同意了，但是因为病情严重，不能亲自办理这件事，便把手稿托付给我，而且要我作主，决定哪些地方应当删去，甚至还请我动笔修改他由于写作匆促而造成的许多文字上的谬误。

我确实认为有些地方不妨删去，留待将来再发表比较好；但是我还是避免做任何修改，宁愿保留一些错误也不去改动原文。下文就是这位高贵的青年旅行家自己叙述的旅行经历和他所感受的快乐和痛苦。

第二章 到达伊加利亚

1835年12月22日，我和我的忠实旅伴：我的好约翰，一道离开伦敦，于次年4月24日到达加米利港口。这个港口是在玛尔福国的东岸，和伊加利亚隔海相望，相距只有六小时航程。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旅途中遭遇到的许许多多事故，例如：几乎在所有旅店里我都失窃过；有一回在一家客栈里差点被人毒死；被警察或行政当局迫害过；受过海关的留难和凌辱；因为抗拒一个海关人员的蛮横无理行为而被逮捕禁闭了许多天；经常冒着覆车丧命的危险在惊险的驿道上赶路；在一处悬崖峭壁上，一个岂有此理的车夫因为喝醉了酒胡乱地驾驶着车子，几乎把我们投入深渊，我们总算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我们也曾经差点被积雪所掩埋，接着又几乎葬身于沙漠之中；被强盗袭击过三次；负过一次伤，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两位旅客都被杀死了；终于，望见旅途的终点了，我那时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更为高兴的是：在那里遇见一些伊加利亚人以后，我确信我一路上专攻的伊加利亚语言，已经既能听又能说了。

据说，外国人如果不懂伊加利亚语就不能入境，为了学会这种语言只好在加米利呆上几个月。当我知道这一点，我就更加快活了。

不久我就打听到玛尔福人是伊加利亚人的盟友；加米利几乎可以说是伊加利亚的一座城市；明天就有一艘伊加利亚船要开往伊加利亚的蒂拉玛城；首先应当跟伊加利亚领事馆接洽；领事馆就在码头附近，而且这官员随时都接待外宾。

随后我到了领事馆，马上就被引见。

这位领事看来一点不造作，很热诚地接待了我，请我坐在他旁边。

他说，“如果您的目的是购买商品的活，那请您不要到伊加利亚去，因为我们什么也不卖；如果您是去出售货物，那也不必前往，因为我们什么也不买；不过，要是您的目的只是观光，那当然可以继续前去，您的旅行将充满欢乐。”

他们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我惊讶地回味着他的话。

我把护照交给他，并且向他解释我这次旅行的动机。

“那末，爵士，您是出自好奇想看看我们的国家，是吗？”

“是的，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象我听说过的那样，组织得那么完善，生活得那么幸福；我想学习学习，见识一下。”

“好啊，那太好了！我们的同胞都很高兴接待外国客人，尤其是那些到这里来学习怎样才能过幸福生活，想带点经验回他们本国去的有声望的人。您可以遍访伊加利亚全国各地，伊加利双人民到处都会把您当作他们的客人和朋友看待，殷勤地按照我国的礼节来接待您。”

“不过，”他接着说，“为了我们两国同胞的利益，我应当向您说明准许您进入我们国境的条件。

“您应该遵守我们的法律和习惯，也就是旅馆发给您的那本《外宾游览指南》上详细开列的那些事项，尤其是必须尊重我们的姑娘们和妇女们，不

书中很多地名国名都是作者虚构的。——译者

书中很多地名国名都是作者虚构的。——译者

得侵犯她们的尊严。假使您觉得这些条件对您不合适，就请您不必再往前去。”

在我声明接受所有这些条件以后，他问我打算在伊加利亚停留多久。我答复说，我想在那里住四个月。于是，他告诉我护照已经准备好了，要我向会计处为我和我的旅伴各付二百金币，这个数额是按照居住期限长短确定的。

尽管那位领事礼貌十分周到，我毕竟还是觉得一张护照值二百金币实在太贵了。我不免有点担心，如果所有的费用都是这样昂贵，那末，纵然我的钱包很满，也不够我的其他开支之用。于是我试探着问一下有关费用的问题。

“我渡海该付多少钱呢？”我问他。

“不花钱。”他回答我说。

“乘车到首都费用是多少呢？”

“不花钱。”

“甚么？不花钱？”

“是的，不花钱。您交纳的二百金币就是您四个月内的全部花费。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无论什么公共交通工具，您都可以坐最好的座位，不必付款。到哪个地方，您都可以找到外宾旅馆，那里会安顿您住下，管您的伙食，给您洗衣服，甚至还供给您衣服，不论何时何地，用不着您花一个钱。您还可以免费进入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总之，国家收了您的二百金币，便负责供应您所需的一切，象对本国公民一样。”

“至于买卖的事，”他接着又说，“在我们那里是不存在的，因此您找不到任何可以买的东西。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把我们从金钱这种瘟疫中解放出来，个人是禁止使用钱币的，因此，您必须把您全部多余的钱都存放在这里。”

“怎么，把我全部多余的钱都存放在这里？”

“您一点不用担心。这笔款子将在您离开我国的时候，在您自己选定的离境地点归还给您。”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左右，我和别的旅客一道登上一艘华丽巨大的轮船。到这时，我还没有忘怀昨天经历的新奇事物，一直在惊诧不已。

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如履平地直接登上轮船，妇女们不必坐小驳船登轮。实际上坐小驳船比起以后的旅程来，更使她们担惊受怕，冒的危险更大，给她们造成的痛苦往往更甚。

我又惊又喜地发现，这条船比我们英国的、甚至美国的最华丽的轮船还要漂亮。用来镶饰舱房的虽然不是桃花心木，而是当地一种类似大理石的漂亮木料，可是，我觉得它比桃花心木更为雅致，尤其是对旅客来说更为适用，更为美观悦目。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轮船的巴基卢亚人对那两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面鲜艳夺目的地毯、玻璃镜、描金饰物、花卉和许多精致可爱的家具，以至那架钢琴和许多其他乐器，禁不住赞叹不已。他踱来踱去，时而上楼，时而下楼；当他看到人们在这座水上宫殿里看书、写字、游玩、奏乐，尤其是看见这只船既不用桨也不用帆，在风平浪静的海洋上庄严地破浪前进的时候，简直心醉若狂。

从我来说，最赞赏的是为保护旅客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不但有防寒、防热、防晒和防雨的设备，而且能够预防种种危险，一切都为了旅客的舒适和方便。

船上有宽敞的甲板，十分清洁平坦，上面备有许多漂亮的座椅，旅客可以在那里散步和休息，一面在遮阳篷下呼吸新鲜空气，一面观赏海上壮丽的景色；还有两个华丽的客厅，大家可以在炉火旁取暖；每个客人都有他自己的单间舱房，里面备有一张很舒适的床和一些必需的轻巧的家具。

伊加利亚领事对旅客的照顾无微不至，甚至还特别印刷了一本《海上旅行指南》，在旅馆里分发给每一位旅客，告诉他们在旅行前或在旅途中按照性别和年龄的不同，应该怎样预防或减轻晕船。

这本小册子式样美观，本身就引起你阅读的兴趣。在书中我喜出望外地读到，原来伊加利亚政府曾经在医师中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竞赛，征求可以使人不患可怕的晕船病的办法，给予优胜者以重大的表彰。更令人高兴的是，已经找到了使人几乎感觉不到晕船的方法了。

旅客上船以后，船还没起碇的时候，那位伊加利亚人称之为“台噶尔”（护理官）的轮船主任立即把我们大家召集在一起，预先告诉我们丝毫不必害怕，因为轮船的构造十分完善，水手和工人们都很优秀，而且，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考虑到的措施，确保轮船不致失事，不会发生机器爆炸、火灾或者任何其他事故。这些保证，后来我在《海上旅行指南》里都找到了。从小册子里，我很高兴地知道：所有的船长、领水员和水手们都是受过严格的实践和理论训练，并且经过考试以后才录用的；负责操作机器的工人也同样是经过训练，具有实际经验，并且证明技术熟练、聪明能干的。我还满意地读到：护理官是位十分能干的人，他在开船以前总要先到全船巡视一遍，特别是检查机器，制作一份肯定船只不致发生任何事故的详细书面调查记录。当我从书中得知，和上述晕船问题一样，伊加利亚政府又曾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设计竞赛，对于能够设计出在各方面都最完善的轮船的人，给予十分光荣的表彰。伊加利亚政府对旅客安全的关怀和照料如此无微不至，使我益发赞叹不已。这时候，我才怀着更大的兴趣加倍仔细地瞻仰刚才我只是望了一眼的两个铜像，因为那正是在两次竞赛中优胜的两位设计人的塑像，上面还刻有另外十位优秀设计人的名字。

至此，我就完全明白为什么这只船能够为旅客提供这么多的完善设备；后来使我对这一点更为豁然开朗的是，我发现船上备有一本精美的巨型意见簿，专供旅客写下如何改善这只船的意见和想法。

到早上八点钟，我们船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大家齐集在客厅里吃早饭。虽然桌上摆满了诱人的佳肴美酒，我的注意力却完全被那位巴基卢亚人吸引住；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船上的玻璃器皿和酒瓶竟然会纹丝不动。他表示惊讶的手势和赞叹声把全客厅的人都逗乐了。

九点钟稍过，伊加利亚那边骤然起风了，我们不久就处在狂风暴雨中。这一下可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来欣赏他们对旅客的关心和照顾了。

一切都经过周密的考虑以避免旅客发生惊慌，所有的物件都安置得十分妥当，固定得很牢靠，不让任何东西滚动，既不致一片凌乱，也不会造成任何声响。

船长和水手们全神贯注于操纵船只，护理官则忙于安慰旅客。

护理官对我们说，他的政府关心旅客要比担心货物胜过千百倍，旅客的安全是政府最重视的事情；因此，政府拿最好的船只跑客运，这种船几乎不可能失事。所以，虽然经常发生比这还要猛烈的暴风雨，但是，已经有十年没有发生过事故。这么一说，旅客中谁也不惊慌了。

我觉得没有比海上风暴的景色更美丽的了，因此我停留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汹涌澎湃的波浪。它们颜色发绿，喷着白沫，象高山一样直向我们扑来，俨然要吞噬我们似的；它们冲到船底下，把船身抛起，忽而把我们投入黑暗的深渊，使我们除了海水一无所见；忽而又把我们举到天空，使我们眼前只见密密层层乌云。

我发现有几只大船似乎在监视我们，就问船长，这是不是海关的船只。

“海关船只？”他惊讶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有五十年不设海关了。那位善良的伊加尔早就把这种匪巢摧毁了，因为这类匪徒比海盗和暴风雨更为残忍无情。您看到的这些船，是些救助船，一起风暴，它们就出海给船只引航或者救护遇险的船只。您看，它们正在离开我们呐，因为暴风雨开始平息了。”

不久我们就望见伊加利亚的海岸，随后又看到蒂拉玛城，船很快就进了港，没有经过任何耽搁。我简直来不及仔细地观看一下海岸、岸上的房屋和水上的船只。

我们的船停靠的是一座又长又宽的铁码头，它象英国布雷敦港铁桥那样悬吊在海面上，是专为便利旅客下船和供人们在上面散步而建造的。我们由船上直接走上一座很漂亮的楼梯，登上码头；码头的尽头有一座宏伟的大门，上面刻着一行大字：“伊加利亚人民和各国人民是兄弟”；门顶上还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塑像。

护理官事先已经把到达时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了我们。这时，他把我们大家领到紧邻码头大门的外宾旅馆，即旧海关的原址。我们的行李几乎和我们同时到达旅馆，既不需要我们本人照管，也不用我们付任何费用。

有一些不象奴仆倒很象主人样的人彬彬有礼地领我们到样式相似的一套套客房里；这些房间既华丽又清浩，旅客所需的设备一应俱全。旅馆里还有许多浴室。

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张用镜框镶嵌起来的告示，上面写着外宾们迫切需要知道的一切事项，并且告诉旅客们：楼内专门设有一个大厅，备有地图、交通要览、各种书籍和旅客可能需用的其他参考资料。

不多一会，人们给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进餐的时候，来了一位尊贵的官员；他以伊加利亚人民的名义向我们致意，并且很亲切地和我们坐在一起，给我们介绍他们国家的情况，指导我们怎样进行这次旅游。

看到有一位英国爵士专程到伊加利亚来，他似乎非常高兴。

“既然您到这里来是为了研究我们的国家，”他在饭后对我说，“我建议您直接到首都去，并且乘坐今天下午五点开行的马车，因为，在这辆车上您可以碰上一位惬意的年轻旅伴。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儿子，会很乐意充当您的导游人。不过，因为要三小时后您才动身，要是您愿意浏览一下这里的市容的话，我可以派一个向导给您领路。”

我正在惊诧不已，并且还在向这位热诚的官员道谢，表示对他的殷勤接待的感激心情时，那位向导已经来到我跟前；我们随即出发到市内几个区匆匆忙忙地游览了一番。

我发现蒂拉玛是一座既整齐又新颖的城市。

我经过的街道是又笔直又宽阔，非常清洁，两旁都有人行道，更确切地说是，两旁各有一条有柱子的走廊。我所看见的房屋都是些令人喜爱的五层楼房，四面都有带栏杆的阳台，门窗漆着各种漂亮的色彩。

同一条街道上，建筑物的式样便相同；但是每条街道又各有不同的风格。我简直以为自己身在巴黎美丽的利福里路和加斯蒂格尔昂路上，或者说，仿佛到了伦敦美丽的摄政公园区；而且，我甚至觉得蒂拉玛的这个城区比那些地方还要美丽。

房屋的漂亮、街道的美观、喷泉和广场的优美、高楼大厦和各种公共建筑物的雄伟富丽，使我的一位旅伴每走一步都要看得入迷。

特别是那些公园我最喜爱，它们既供观赏，又是公众散步的场所。必须承认：我虽然还只是看到这不多一点东西，也已经可以说，这是我所看见过的所有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在伊加利亚所看到的一切，确实使我赞叹不止。

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时间到了，该结束我们的游览了。于是我们便穿越人流回去；光从外表就可只看出他们人人都既富有又幸福。在登上马车时，我由于没有机会对那些使我这样愉快的亲切有礼的人表达一下自己衷心的感谢而有点过意不去。

第三章 到达伊加拉市

我看到那辆由六匹马拉着、当地称为“斯塔拉莫里”的客运马车时，真感到难以形容的快乐，因为它使我想起了我亲爱的祖国的那些漂亮的公共马车和马匹。这里的马很象我们那些最好的英国马，既强壮又驯服，洗刷得很干净，皮毛非常光润，装配着一套轻巧而漂亮的马具。车和英国的一样美观，一样轻便，但是比较宽敞，因为这里的车子除乘客和小件行李以外，不准载运其他物品。从保障乘客的安全来看，我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比英国车子更为完善。使我既高兴又惊奇的是：我发现车上有种种预防设备，既可防御寒冷，特别是预防冻脚，又能避免疲劳和防止事故。

那位官员向我提到过的那位伊加利亚青年来到了，他亲切地表示要为我服务，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盛情并向他致谢。

“天气很好，”他对我说。“我们到车前面去坐吧，那样可以更好地观赏田野的风光。”

我们在前排座位上坐了下来，面向着大道；马车在城里是缓缓地走着，随后，军号一响，马匹就飞奔起来。

我贪婪地欣赏着那些拉着车奔驰如飞的骏马，欣赏它们漂亮的身躯，它们强悍的性格，它们的种种姿态和动作，以致放过了眼前不断闪过的许多景物。

我看到伊加利亚秀丽的田野和精细的耕作，连极小块的地也种上了东西，遍地是生机蓬勃的庄稼、葡萄、青草、花朵满枝的果木和好象是供观赏悦目而栽植的大小树木；还有庄园和村落、山峦和丘陵、成群的牲畜和许多劳动者。虽然我不少看过英国的精美的耕作和美丽的田野，这里的一切却仍然使我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

我也禁不住对那条公路赞不绝口，它比我们英国的公路毫不逊色，或者说更为完善，平坦笔直得象公园的林荫道一样，两边为行人修了人行道，两旁栽上花果树木，到处有秀丽的庄园和优美的村落点缀着，每隔不远就有一座小桥越过河流或者人工河道；路上行驶着奔向四面八方的马匹和车辆。这条公路很象城市里一条望不到头的大街，或者说象宽阔绚丽的公园里的一条幽美的林荫大道。

我很快就和这位年轻的导游人混熟了，当他知道我是什么人和我旅行的目的时，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他对我说，“您似乎很留心观察我们车辆……”

“我特别赞赏你们为了乘客的方便所作的周到的考虑和安排，”我回答他说。

“呵！”他解释说，“这是我们善良的伊加利亚给教育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规定的一条不容动摇的原则，就是：一切都要讲究实用和美观，但是，始终要从需要出发。”

“你们真是一个英雄的民族！”

“我们一定尽力不辜负这个称号。”

我又对他说，“我有个闹不明白的问题，想麻烦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的领事曾经对我说，你们是禁止使用钱币的，那么，您坐这车怎样付钱呢？”

古时马车上在御者旁坐有号手，利用号声催促马匹疾驰。——译者

“我不用付钱。”

“那么，别的乘客呢？”

“也不付钱呀！”

“这是怎么回事？”

“车辆是属于我们慷慨为怀的‘女主’的。”

“那些马匹呢？”

“属于我们权威无限的‘女主’的。”

“所有的公共车辆和所有的马匹都是这样吗？”

“属于我们富有的‘女主’的。”

“这么说，你们的‘女主’规定了所有公民坐车都免费，是吗？”

“对啦！”

“可是……”

“等一会儿我会把这一切解释给您听的。”

他正说着，车子就停了下来接两位等车的妇女。所有的乘客都忙着恭敬地让坐，或者帮助她们上车，从这一点看来这两位妇女的身份一定颇为高贵。

“您认识这两位女士吗？”我问我的同伴。

“不认识，”他回答说，“大概是一位庄户农民的妻子和女儿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尊重和帮助所有的女同胞，把她们当作我们的母亲、妻子、姊妹或女儿来看待。这种风俗您感到特别吧？”

“噢，不！正好相反。”我说。

我说的完全是真心话。因为，他的回答虽然起初使我感到惊讶，可是后来我倒反而觉得，一个民族能够具有这样一种情感，是很值得敬佩的。

瓦尔摩（这是我这位旅伴的名字）也一连问了我许多有关英国的问题；他一再地说，他对一位英国爵士能够专程访问伊加利亚感到十分高兴。

关于他本人，他告诉我说：他今年二十二岁，正在学习，准备当教士；他和父母一起住在首都，圣家一共二十六口人，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我好不容易才从他口里打听到（因为他非常谦虚谨慎！）：他父亲是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妹妹柯丽拉是国内最美丽的姑娘之一。他所谈的有关他家庭的一切，使我渴望着认识一下他的家人。

天快黑时，我们需要翻过一道相当高的山梁；但是，圆月的亮光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许多美丽如画的景色。

最使我赞赏的仍然是那条公路，路线都经过周密的设计，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坡度，我们的马始终在疾驰，甚至在坡度最大的路段也是如此；因为这时除了原有的六匹马之外，又加上了两匹、四匹、甚至六匹强壮的马，满能克服一切困难。

使我钦佩至极的还是那到处可见的预防设施，事故根本不可能发生。

例如，我们的车从一座相当陡峭的山上下来，旁边是骇人的悬崖和汹涌的急流，我们的马车却一直在奔驰，原因是：公路边上筑有一道很长的栏杆，而且驿车的车闸非常好，所以不论是上山或者下山，马匹费的力气都差不多。

一路上瓦尔摩总是不断地给我指出，他们那位仁慈的“女主”如何关心乘客的安全，采取了哪些哪些措施，不由得使我想起来别的地方由于政府的疏忽大意而造成的无数事故，感到有些痛心和惧怕。

他带着显然很满意的神情对我说：“我们善良的‘女主’在所有的公路。所有的河流和所有的街道上，都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因为，在‘女主’的

眼中，保证人身安全是最必需的事情。凡是悬崖绝壁，‘女主’都命令把它们炸毁，或者叫车辆改道，或者建造必要的工程以防止覆车跌坠，因为，‘女主’认为凡是有跌坠危险的地方，都应该象桥梁一样建造一些必需的防护工程，不然就是非常错误、甚而是罪恶的行为。”

我们经过了许多村落和五六座城市，一直不用停留（因为卸马和套车都十分迅速），也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城门或者关卡，更没有碰上什么检查人员。到了一座和蒂拉玛的宾馆相似的驿馆，我们才停下来吃晚饭。

“您怎样付您的饭钱的？”我问瓦尔摩。

“我不用付饭钱呀！”

“那末，旅馆也和车马一样，属于你们的‘女主’啰，是这样吗？……”

“是的。”

“也就是说，你们的‘女主’把人民的吃饭、交通全都包下来了。对吧？”

“是的。”

“不过……”

“您别着急！您觉得奇怪的事情，往后我会给您解释清楚的。”

我们已经进入平原，现在行驶在一条有人造轨道的道路上，轨道有的段落是铁制的，有的段落是石砌的，在上面车行如飞，如同火车走在铁轨上一样。

不久我们到达一条大型铁路线，改乘火车，它载着我们在铁道上风驰电掣地奔跑。

铁路穿山而过，随后又仿佛悬挂在山谷上，这倒并不使我奇怪，因为我在英国看见过同样的情景。但是，当我看到象运河那样的阶梯式的铁路，又看到一些功力很大的机器把车厢提上降下，就象水闸门使船只上升和下降一样，我可感到非常惊奇了。

“你们有很多这样的铁路吗？”我问瓦尔摩。

“我们有十二条象这样的大干线，朝四面八方通向全国，还有无数支线，与大干线连接起来。可是最近听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比蒸汽还要强大的动力，它是由一种蕴藏量比煤炭还要丰富的名叫‘索鲁伯’的能源物质产生的，这种新的动力将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显然，这将使铁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在我们这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能通航，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运河。不到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将在河上航行，那是我们最秀丽的大河之一。”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到达了座落在河岸上的卡米拉市。这是条大河，河上满是轮船，有载客的，也有运货的。

火车把我们一直送到船上，因此我没有时间来观看这座城市；不过我觉得它就象夜间我们经过的那些城市一样，比蒂拉玛并不逊色。

船离城还不远的时候，我们有幸赶上了一幅瑰丽的日出景致。旭日在河中央升起，两岸山坡姿态万千，布满绿草和盛开鲜花的树木，还有小树丛和一幢幢象城堡般的美丽房屋。这种情景使我想起在法国驶近里昂市时看到的桑尼河畔的景色。

随后，瓦尔摩给我指出我们这条船的的优点所在，尤其是那些供上下船用的小型机器；旅客可以径直登轮或上岸，既不需要借助小驳船，也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即使是最胆小的妇女和儿童也完全不用害怕。

我又问他，“这些船也是属于你们‘女主’的吗？”

“当然啦！”

“那些货轮呢？”

“也是。”

“那末，那些货物可能也属于她的吧？”

“这点毫无疑问。”

“不过，劳您驾给我解释一下……”

“可以，什么事我都打算给您解释清楚……不过，您看，那边的人在等着上船和我们结伴呐！”

他还没有说完，船就已经停在十来个旅客面前。他们马上就变成我们的旅伴了。其中有两位妇女。象是母女俩。瓦尔摩急忙向她们走去，象很熟悉的朋友一样向她们问好，请她们坐到我们旁边；我在左边，那两位妇女在右边，他自己就坐在当中。她们的脸被大帽子和很厚的面纱挡住，所以我没法看见，但是从她们的优美的身段和雍容的举止看来，尤其是那位年轻的，一定是很可爱的。听到她的声音，使你不由得心弦激动。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优美动人的声音，能使人全身微微地颤动；除了以前玛尔丝小姐的声音曾使我愉快和感动得哭出来以外，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美丽的嗓子。

我敢肯定，这样一种娇柔的话音一定是出自一位绝代佳人之口，可是，不知是什么缘故，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来证实我的想法。她的脸越是遮盖得严实，我越是想一睹她的真面目。但是，尽管我使劲张望，想法走动，好看个究竟，却始终徒劳无功。那可恨的面纱和讨厌透顶的帽子，仿佛偏要惩罚一下我的好奇心。

两小时以后，几乎全神贯注在她们身上的瓦尔摩通知我说，这两位女士将在附近的村落登岸，他也准备跟她们一同下船，第二天才能回来。这时我的失望实在到了极点，真想把这位隐面人咒骂一顿。

我认识瓦尔摩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要分手了，心里不免有些难过。

他在临别时一再重申他的情谊和为我服务的诚意。他又说，如果我愿意光临他家作客的话，他家里人一定很高兴接待我：他本人如果能够永远和我做朋友，将感到十分荣幸。

虽然他客气得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这是出自他的内心，他的纯真和诚恳，使我深深地感激；我发现他这个人既有学识，又善良可亲，因此，我们开始结成亲密的朋友；而且情谊与日俱增。可惜的是，这种起初对我来说十分珍贵可喜的友谊，后来却成了我终身之恨和痛苦之源。

不久以后，我和其他乘客离开了船再度登上火车；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就望见了首都的千万幢建筑物的屋顶。

不一会儿，我们通过两行高大的白杨树到达了西大门。这是一座宏伟的公共建筑物，我在巨大的拱门下面既看不清上面的碑文，也无法瞻仰上面的塑像。

这里是首都的入口，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雄伟的气魄和壮丽的景色：我们眼前是一条和巴黎的香树丽舍大街相似的又长又宽的道路，坡度缓慢，两旁都种有四行高矮不同排成阶梯形的树木；一眼望进市区，首先看到的是两座饰有巨大立柱的华丽大厦；从这两座建筑物之间再往前看，是一条纵贯全市的望不到头的宽阔街道。

我得承认：单是这个雄伟的人口，就足以使我相信伊加利亚一定有无数的不平凡的事物。

车停在地方宾馆门前，这座宾馆旁边就是外宾旅馆。

这两座旅馆规模都很宏大，但是，旅客很容易在里面碰到同乡和同胞，因为地方宾馆是按照伊加利亚的省份分成若干部分，外宾旅馆则按经常有人来访的国家划分。

“在伊加利亚，旅客要占去多大的地方呀！”我望着这两所巨大的旅馆惊叹起来。

“如果在全城各区给旅客建造成千上万个小旅馆，你以为占的地方就少了吗？”有个人反问我。

我在那里没有见到任何英国人，心里有些不快。因此，当我遇上一位名叫欧仁的法国青年画家，就感到特别难能可贵。他是七月革命以后逃亡国外的，来到伊加利亚已有十五天了。

他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使他非常兴奋，心情万分激动，简直象害上了热病，或者神经有点错乱，起先我还以为他是个疯子。

但是，随后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爽直、情操高尚、灵魂纯洁、心地善良的人。看来，他因为遇见一个同胞而十分高兴（因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能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相遇，彼此自然认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我很快就和他结为知心的朋友。

1830年7月27日，巴黎市民起义，筑起街垒，推翻了波旁王朝，史称七月革命：但革命果实被资产阶级篡夺，银行家们拥立奥尔良王室的路易-菲力浦为法国国王。——译者

第四章 伊加拉市见闻

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馆里洗完了澡正在床上休息的时候，瓦尔摩代表他父亲来请我晚上到他们家去玩。我本来就渴望见一见他在旅途上和我谈起过的他一家子人，所以赶忙接受了邀请，并且约定下午四点钟见面。

我问他说，“那末，那位漂亮的隐面女郎你也约了吗？”

“没有。”

“我想，她一定是样子挺难看，脸上才盖得那样严密。”

“难看？是的，难看极啦！可是，您总有机会见到她，到时一定会觉得她的性格再可爱不过了。”

他刚离开，欧仁就进来了。

我对欧仁说，“他就是我和您说过的那位旅伴。”

“他叫什么名字？”

“瓦尔摩。”

“瓦尔摩？祝贺您交上这样一位朋友，我听说他是伊加利亚最优秀，最高贵的一位年青人。”

“他告诉过我说，他父亲是位高级官员。”

“是的，我认识这个人，是个锁匠。”

“他妹妹柯丽拉是伊加利亚的美人之一。”

“没错，就是她，是个妩媚的女裁缝。”

“您说什么来着？一个是锁匠，一个是女裁缝？”

“是啊，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一个女裁缝就不兴长得漂亮吗？锁匠就不能是个杰出的官员吗？”

“可是，这里没有贵族吗？……”

“有啊！有许多尊贵杰出的公民，他们都是些技师、医生或工人，因为有重大发明或出色贡献而出名。”

“什么？难道那位女王周围没有一批世袭的贵族吗？”

“您说的是哪位女王？”

“伊加利亚的女王呀，就是瓦尔摩常常跟我谈起的部位‘女主’呀！瓦尔摩总是称道这位女主如何仁慈，如何关心大家的幸福，夸耀她财富显赫和权力无上。能够在世界上发现一位女王为自己的王国造丽如此之大，我有点喜出望外。”

“什么？我再问您一遍，您说的是哪一位女王？她叫什么名字？”

“唉呀！瓦尔摩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他只是说所有的车辆、马匹、旅馆、轮船通通都属于伊加利亚‘女主’所有，她还把人们的交通全包下来，处处关怀乘客的安全。”

“呵呵！我明白了，”他笑起来大声说，“您以为是个女王的这位‘女主’，指的就是共和国、这个尽善尽美的共和国，指的是民主和平等。我理解为什么您很自然地便想到是一位女王在掌握着一切财产和权力，不过您怎能想到……？唉！爵士先生，在这个国家里您可得抛弃您的那套贵族偏见，

“女主”一词译自法语 Souveraine，是 souverain（主权者、元首）的女称。由于书中此词所指的是共和国、民主、平等，而这几个词的法语原文均为阴性，所以 Souverain 也用了女称。虚构的游览人便误为“女王”。

象我这样作个民主主义者了，要不然就赶快离开这里；我可要预先提醒您，这儿的人呼吸的空气，对贵族阶级是有致命危险的呵！”

“我们走着瞧吧，以后再说好了，民主主义者先生！现在还是先说说您是不是愿意在伊加拉城当一下我这个君主派的向导吧！”

“太愿意啦！因为我肯定能把您的贵族气从头到脚冲洗个一干二净。您要不嫌太累的话，我们看看市容去怎么样？”

“如果可以，我当然想去啦！”

“那么，跟我来吧！”

于是欧仁把我领到市民大厅去，这里有许多大幅的地图和一些市政规划图。

“我们先看看这张伊加利亚地图，上面只划了国界、省份和公社区划。

“您看伊加利亚南面和北面分别与巴基卢亚国和米隆国接壤，各以一道山脉为界；东面是一条河流，西面与玛尔福国隔海相望，您就是从玛尔福到这里来的。

“您还可以看出伊加利亚全国领土一共分为一百个省份，每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都大致相等。

“这里是其中一个省份的地图！您看，这个省一共分成十个大小几乎相同的公社，省会大致就在圣省的中心，而且每一个公社镇都设在公社的中央。

“这是一幅公社的地图！您看，公社镇以外，有八个村庄和许多农场，它们很有规则地分布在公社管区内。

“现在，再看看另一张伊加利亚地图，它是用来表示山脉、峡谷、高地、平川、河流、湖泊、铁道、运河、国家公路和省道的。

“您看，图上的红色线条是铁路干线，黄线是辅线，蓝线是有轨公路，其他道路用黑色表示。您也可以看到所有大大小小的运河，以及可以通航或疏濬过的河流；也可以看到所有正在开采中的矿山和料场。

“在省图上可以看到省属道路，在公社图上可以看到公社道路。

“您说还有比这更方便、更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吗？！”

我实在惊奇得很，因为这一切比英国还要强。

然后我们又仔细地察看了一张规模宏伟的伊加拉市建设规划图。

“计划得真整齐呵！”我惊叹道。

“是的，”欧仁回答说，“这张图是根据1784年的规划绘制的；开始施工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还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能全部完工。

“您看，这座城市差不多是圆形的，被泰尔河（或称庄严河）分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经过修整的河道夹在两道几乎笔直的矮墙中间，为了便利海船直航进来，河底也濬深了。

“这里是港口，泊位，还有仓库，光是这一带就几乎自成一个城市！”

“您看，这河到了城市中央就分成两股，先向外分开，然后又重新合拢，汇成一股，朝原来的方向流去，因此，两股河流的中间形成了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圆形岛屿。

“这个岛屿是个广场，叫中央广场，种有许多树木，当中矗立着一幢大厦，大厦中间是一个平台式的大花园，里面繁花似锦；花园的中心耸立着一根根很高的圆柱，顶上是一座巨大的塑像，俯瞰着所有的建筑物。河流两边是宽阔的码头，沿岸布满雄伟的公共建筑物。

“在中央广场四周远远近近，您可以看到另外许多广场，排列成两圈，